

“我从他那里得到的父爱有多少?”这个问题经常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耿耿于怀,尽管父亲已经去世11个年头了。

从我记事时,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就很少。他在济南当工人,只在春节假期才回来一次,年年如此,直到他退休回到老家,那时我则离开家去上大学。待到我毕业参加工作,他又带着我的一个舅舅在外地做饭店的生意,仍是常年不在家。当然这期间我也随母亲去过济南,却是屈指可数的几次。后来我终于能长久地和他在一起,是因为他因病失去了劳动能力。这段时间比较集中,16年。

父亲在和母亲正式成亲之前就在省城济南当工人,济南第一印染厂,一家国营企业,前身是私营染厂后公私合营。与同村之母订婚时,父亲才16岁,还是个初中生。次年初中毕业后,受家庭出身的影响未能继续他的学业。这对于他来说是遗憾,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出类拔萃。没有职业的 he 终日无所事事,而他又不能像他的农人一样去做种地的营生,在当时的农村他算高学历的人。

看着未来的女婿,外祖父有心帮他,便要求去济南的四弟给父亲找点事做。当时外祖父的四弟,五弟都在济南的一家私营染厂做事,一个负责印染技术,一个负责机械安装,都是副总经理一级的管理人员。两人一起去找东家,东家一听,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只是老板不曾料到,他的私营染厂在不到两年之后便公私合营了。

生活在城市里的父亲,让我从小对省城有着特殊的感受,仿佛我也像父亲一样生活在那里,那个令人羡慕的城市也属于我。这种迷幻的感觉让我忽略了我与父亲之间的淡漠,在我的眼里,父亲就是繁华的济南——鳞次栉比的楼房、琳琅满目的商店、充满乐趣的动物园、南方各色的水果……父亲每年回家,总会从城里带回鱼、肉等农村稀缺的东西,满足了一个孩童的胃口。然而,童年时,我与父亲是少有关爱的,我不怨他,但却是事实。

后来我与他的接触多起来,但这接触有些被动的感觉,毕竟是父子关系,有些不得已,也有点试图修补的意思。有一次,他难得地翻看了我的语文作业,对作业上的字他有些怀疑,当面问我是否是他的笔迹。我不懂他的意思,以为他怀疑我的作业是别人替我做的。待得到确认后,他满意地笑了。他说我写的字很好,我说我跟着班主任学的。待到我考上了大学,他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告诉了他的工友,并答应每学期给我邮寄50元钱做生活贴补。每逢周末,我会尽量去看他,他在厂子里有公寓楼房,锅碗瓢盆一应俱全。我去了自然要改善一下伙食,他会借此从食堂里买些熟食,自己再炒两个菜,约了他要好的工

■讲述

父亲

□张珂

友喝上一壶。父亲的这种生活形成常态,直到退休。其实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从这个时期慢慢地有所改善。

父亲年轻的时候是非常英俊的,可以说是个美男子,在我眼里,那个年代的电影明星也不过如此。而且他还是个有才情的人,虽然我们有些隔膜,但我始终对他的是欣赏的。他拉二胡,吹笛子,抄写了很多的乐谱。他很喜欢京剧,年轻时自己制作了简易的京胡。他也喜欢唱,算是铁杆的票友,高兴了他还客串青衣。当我看着他穿着女戏装的剧照时,我竟认不出是他,我忽然想到他的内心世界该是怎样的丰富和美妙!然而这一切都淹没在周围环境的漠然中,再怎么也只是业余爱好而已,他的本分就是当一名工人。他又是极内向、极低调的人,从不对别人说起过自己的感受。然而他不寂寞,他有一个很古老的电唱机,那种木盒状的,有些地方他甚至做了改装,他懂无线电技术。唱片积攒了厚厚的一大摞,让我惊讶,他真舍得花钱啊!唱片中多数是戏剧,也有流行音乐和歌曲。有一次,我从唱片中找到了一张叫做《母亲》的音乐唱片,大约是当时一部电视连续剧的背景音乐,只有小提琴悠扬的旋律,并没有歌词,我听得如醉如痴。后来我每次去他那里,都要找到这张唱片放着听。就这样,我们在内心里客气着,彼此之间我行我素,却都不会说出来,仿佛一旦说出来就会消失一样。父子之间的情感也许就应该这样?但我却有一些落寞的滋味。

我一直认为,父亲在济南工厂里的那个公寓间,其实才是他真正的家。这让我怀疑他“乐不思蜀”的原因,当然并非父亲有了外心。和父亲同住一起的李大爷,老家就在济南市里,除了阴天下雨回不去,一年到头很少在公寓里住上几次,所以绝大部分时间是父亲独自住着这间房子。李大爷只在房间里安了一张床,其他的空间几乎全都属于父亲,他把房间整理得整洁有序,而且很有文化气息。有他自己拼凑组合的音响,放在不同的位置以产生立体声效

果,这不亚于后来时兴的品牌音响。还有一张练书法的案子,毡布、文房四宝俱全。几个乐谱支架,做工精巧还能升降,都是他自己制作。在这里,朋友相聚可以有酒有茶、茶会,有票友聚会,有书会、画会、棋会等等。总之,在这间普通的公寓房内,他的爱好都能得以实现。父亲属于那种只管自己享受的人,他很少顾及远在农村的妻子老小。

父亲把济南的“家”营造得舒适安心,可以想象几十年下来,他对这个“家”一定产生了不可割舍的依赖,这或许就是承载他精神寄托的家园。父亲总是从各个方面去善待自己。厂里有几个同事都说:“从没见张师傅吃过粗粮,不知他的粗粮票都弄到哪里去了?”在印染企业当工人,父亲最懂得衣料的好歹,他穿的衣服都是买了相对高档的衣料来加工,款式也是比较时尚的。父亲从不难为自己,从不让自己受委屈。我曾想,我若处在他这个情况,我无论如何也要节省一些贴补家用。虽然这样说,我依然没有埋怨他的意思。

1984年秋天,父亲拍电报让我去济南,说有要事商量。我头一次接到电报这种最快的通信,心想一定不是什么好事,恰巧又是周末,便急匆匆地坐上火车赶往济南。到了父亲的住处,我才知道原来是为了姐姐顶替他接班的事。我放下心来,继而又觉得此事与我何干:我已考上大学,作为农家子弟的我,工作、前途已经没有多大问题。等坐下来商量时,事情又并非那样简单,因为我还有个弟弟。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世俗的处理原则是,有男孩的先让男孩接班,这当然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然而弟弟正在上初中,还不够接班的年龄。我做了一番考虑:姐姐年龄已经不小了,在农村算是大龄青年。为什么一直不考虑婚事,还不是惦记着接班的事?弟弟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将来中考、高考应该问题不大。于是,我替父亲说出了他的想法,赞成姐姐接班。果然,那一年放寒假回家,我将这件事告诉弟弟,他 also 和我一样的态度:接班算什么真本事,那就是吃父母饭的,女孩子还说说得过去,男孩子就是不长出息。几年之后,弟弟考取了东北一所大学。

现在想来,父亲是一个一生不得志的人。因为家庭出身,他被迫停止了学业;同样因为家庭出身,厂里好多提干的机会都毫无例外地错过了。每到这种时候,他都会失落很长时间。在这些打击中,他学会了逃避,学会了自我调剂,他终于沉湎于他所喜好的事情中去,尽管层次不高,但那是他仅有的一个世界!在这个别样的世界里,他低调地、有点自私地、自我陶醉式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父亲去世于2002年,享年68岁。

■行走

风雨罗汉

□杨雪

长江上像这样的古镇很多,比如弥陀、泰安、沙湾……而罗汉古镇在明代就有声名。《直隶泸州志》里有这样的记载,城东十二里,场上建有寺而罗汉寺旷野。后几经扩展,名罗汉镇。

据说,很早之前,有位得道高僧路过此地,面对深入江心的土地滩和滔滔江水,感叹水路难行生灵必有灾难,遂焚香打坐,为百姓念经祛难。民众有感于他的善举,集资在场上建寺,以为纪念。那时的交通,主要靠水运,从下游乘船去泸州城,路过罗汉镇,乘客一般都要下船,一是去寺里烧三炷香祈求平安,二是步行绕过土地滩,待空船驶过滩的渡口后,再乘船往上游而去。即便如此,千百年来,在土地滩口船毁人亡的事也时有发生。直到上世纪60年代,人民政府有规划地炸掉滩壁暗礁,疏通长江河道,才使罗汉镇出行水路的人,脸上有了灿烂的笑容。

辉煌的罗汉镇,因水路要冲,来往客商如云,香火鼎盛时,最高达到上万之众,其繁华程度可见一斑。依山傍水的罗汉镇,曾引得北宋诗人黄庭坚痴迷。暮春之时,镇首山坡上芳草萋萋,溪流淙淙,被贬于川南的黄庭坚游经此地,不慎马失前蹄,他站起来后不怪马匹,竟将心中块垒向溪水发泄,指责溪流为拙溪,后人将此二字刻于石上,参观者络绎不绝,久之,遂成佳话。在泸州境内,留有黄庭坚笔墨的地方还不少,比如泸州玉蟾山上的“玉蟾”,纳溪酒鱼滩石壁上的“早春二月茶”等题刻。

镇尾临江处,不知何时人植的黄桷树,也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雨,见证了多少兴衰荣辱。栽树人当时在这渡口和码头旁栽树,为的是乘客能有一处遮荫的地方,而今陆路取代水路,渡船不在,黄桷树依旧华盖如林、郁郁苍苍。在春风浩荡里,哗哗树叶之声像在诉说着悲伤的往事。

古镇第一次遭劫难,是在明后期。那时,朝廷腐朽,再加灾荒连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张献忠被迫入川,与追剿平叛的明军且战且退,战火过处,房屋毁损,民不聊生。美丽的罗汉镇毁于一旦,寺庙楼宇因火灾而荡然无存。明末清初,巴蜀大地十室九空,有的城市几成空城,这才有了后来社会稳定后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百废待兴的罗汉镇,又迎来了重建发展的机会。没多久,安身立命的民居沿青石板路两旁接二连三建起,酒楼茶号盐店纷纷开张,在原址重建的罗汉寺观香火续燃。无论战争多么残忍血腥,老百姓总不会放弃对安宁和平生活的愿景和期许。

罗汉镇历经的风雨和兴衰,其实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远的不用说,单是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护国战争”,便可窥一斑。那时驻防泸州的袁军纪律松弛,常常下乡抢掠百姓,弄得民怨沸腾。小小的罗汉镇也不例外。乡场上,有位知书识礼的陈姓绅士进城为民请愿,竟被驻军首领训斥,这位绅士羞愤之极慨然道:“这样的军队不亡天理不容。”后袁世凯逆历史潮流称帝,与蔡锷将军领导的护国军激战于泸州纳溪的棉花坡,最后袁军惨败而复辟帝制梦碎。是时,以棉花坡一役而成名的滇军名将朱德,以其智慧和勇敢闻名海内外,以少将旅长身份驻防泸州。这位有着远大抱负和忧国忧民情怀的军人,后来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和新中国军队的总司令。

历史的传奇并非偶然。朱德总司令在泸州期间,不仅“除暴安良”,“救民水火”,还与当地社会名流和开明绅士诗词唱和,结社吟咏,可见朱德的胸襟和情怀。朱德在《感时用杜甫诸将韵》中写道:“年年争斗逼人来,如此江山万姓哀。冯妇如羞甘守节,徐娘无耻乱登台。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西蜀偏安庸者据,中原逐鹿是雄才。”后来时势变幻,为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朱德离开泸州远涉重洋寻求光明的真理,绕道至罗汉乘船出川,乃由陈姓绅士冒着生命危险出资雇船安插。

罗汉寺的香火不在,缘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权飘摇不定,行将土崩瓦解。罗汉寺作为伪政权的所在地,坚决杜绝僧侣往来,镇上和周围一批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因叛徒出卖被捕,惨遭酷刑和屠杀,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国民党的一座大型兵工厂离罗汉镇不远,为了掌握和查明敌人撤退后留下的暗藏特务,中共地下党不得不派出精干之才潜入敌伪政权。

你相信镇上那个四十开外的糖食铺李老板是地下党吗?你肯定不相信。你看他卖糖果给小孩,卖副食品给乡邻,总是斤斤计较,甚至缺斤短两。你看他与伪政权的人员相处,总是烟酒相敬、兄弟相称。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作为被镇压对象,他还戴过高帽、挂过牌子,在镇上被民兵押着游过街、批斗过。这边被批斗,那边他将情报秘密送出,不到一年时间,新生的人民政权接管那座兵工厂时,所有潜伏的敌特分子全部落网。上世纪70年代,我在罗汉近旁的中学就读,亲耳听古稀之年的李老板为我们作阶级斗争报告,不得不为他的睿智若愚所折服。

如今的罗汉古街依旧、屋舍依旧,你走在青石板上,寂寞中便有苍凉的感觉,多少风雨中、多少传说里,总会生出无端的感慨。好在政府的规划已经出台,一桥飞架镇旁,古镇的改造和滨江路的打造,将为罗汉的新生添上无穷的动力。

它是庐山的一座小教堂。我曾经在庐山待了4年,那时我是一个小兵。如今,20多年过去,我走过了无数的地方,心中却始终铭刻着这个地方。

那时,我每个周日从单位走向牯岭街时都要经过这个教堂。我沿着河东路,经过美庐的门口,走上河西西路,一路上坡,经过小教堂和东谷电影院,再经过庐山图书馆;在拐上台阶,经过邮局,就走上了牯岭街。我的目的地是新华书店。之后,我又原路返回。偶尔,我也会换一条路回去:从图书馆旁边,经过庐山游泳池,沿着脂红路,走过周恩来故居,再经过美庐,走河东路回去。

当然,我还是最喜欢在周日的早上8点左右,经过河西路边的小教堂。那个时候,可以听到庐山话的祷告,真是美妙。记得刚刚结束新兵训练后,我上了庐山。第一次上街我们路过教堂时,就想进去看看,但班长不许,终于过了一段时间,我可以一人上街了,第一件事我就去了教堂。时间尚早,人还不多。我穿着军装,慢慢地走了进去,一种神圣之感油然而生。一个中年男人,手捧着一本书,走到我的面前,用庐山话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我只是想看看。他很礼貌地用一个手势告诉我,让我坐在靠门边的最后一排。坐在前面的回过头来看我,我感到了异样,起身离开了。那是1986年的冬天。

之后,有两年时间,我只是从它的旁边经过。第一次换便装上街,我仍然是进了教堂。那个中年男人,面对众人站着,他没有注意到我。于是,我坐在中间的位置,听着那男声为主的颂经声。

它是庐山最古老的基督教堂,建于1910年,面积大约200平方米。正门的右手靠河边,是东谷电影院,电影院只放一部电影《庐山恋》,现在还放映续集了。教堂原是英国基督教会医学教会,后来被“牯岭美国学校”借做教室,新中国成立前又被改作基督教小礼拜堂,至今保存完好。



张珂/图文

手记

两个月前,我要下班的时候,忽然有人敲门,对桌同事打开一条门缝儿,听见门外女人的声音说找我。我没料想,找我的这位女士不顾敲门人是否允许,用力扒开了那条门缝儿,愣是挤进了屋子。如此不懂礼数的女性正是我初中同学谢秀儿。她声音变得有点沙哑,衣着随便,灰头土脸,眼镜处文过的眼线褪成蓝色,像爬在视网膜旁对不准位置的小扁虫子,有点吓人。

谢秀儿是我中学时代最要好的女同学,在北方城市叫这样名女孩不多,显得格外俏皮。我和谢秀儿都是部队子女,生长在陆军和空军两个军种不同的大院。小时候军人大院的孩子在社会上算优越一族,可我从没底气拿革命军人家庭的出身引以为豪,因为父亲与我之间的陌生感和他对我漠然令我自卑,加上自己从小没有了亲娘,觉得家庭的一切根本不属于自己。小学毕业后,院里姑娘都有了的确良女兵军服,当年最时髦的衣裳,几乎是一种身份象征。我多么渴望得到一件女兵小号上衣,于是在吃饭时假装漫不经心地说起这事,父母却置若罔闻,好在我后来高考落榜去部队当了3年兵。记得谢秀儿不光是经常穿着女兵上衣,她的凉鞋、裙子、书包、雨衣、胶鞋都是军用物资,说明她家能替她搞到这些令人羡慕的“奢侈品”,这也是家庭给她的宠爱。我呢,因为感到父母的冷落,继母作为儿科医生无暇照顾所有孩子,于是,我认定被人羡慕的暖气房子也就是个与我不太相干的旅店。比如,来了要饭的,我会把家里最好的军用糯米弄两碗给他装进袋子,那年代的乞丐比现在更真实和懦弱,的确是吃不着东西才敢出来要饭,对我千恩万谢的,有种心理满足也是成年后才意识到。比如,我还常常趁机带一大帮女兵到家里玩,做一大锅虾皮葱花挂面汤给大家吃。同学们快要离开时,我还会到楼下的储藏室里给每人拿一个国光苹果。在上世纪70年代,只有部队分发成筐的苹果、上百斤大白菜、整袋大米、罐头等名目繁多的各种福利。有一天,妈妈发现苹果少了,问起我就死不认账。我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完全是出于不爱惜家庭的潜报复,还能被我带来很好的人缘儿。谢秀儿从不带同学到她家,只允许我这个部队小孩去找她玩儿,不过,她跟空军大院门岗战士特别熟,只要部队放电影,眼门岗提一

下谢秀儿,班里同学就可以进到大院儿观看内部影片。

父母工资不算少,我从来没有断过零花钱,经常买些小零食和小物件。但是,如果不采取骗小钱的方式,继母也很少给我钱,于是,我总要以交课本费、看电影等为借口骗钱。现在想起来,母亲明明知道我在撒谎,却从没追究过我。父亲总呵斥我,觉得我反应慢,数学成绩不好,将来没什么出息。母亲做医生忙得披星戴月,况且她有自己两个亲生儿子,对我的关心要少点儿。平心而论,只有随着年龄增长,我对继母感恩之情才愈加浓烈。当时觉得家庭没什么温暖,我将很多精力投入到培养友情上,总把生活中遇到的小女孩当做亲人,当做排遣孤单和自卑的惟一途径。我珍惜院子里的玩伴和班里要好的女同学胜过父母,惟恐人家不跟我玩儿,总喜欢把自己视若珍宝的小玩意或好吃的送给人家,以至于步入社会,在交友上还存在着无意识的心理依赖,爱迁就讨好别人。年过不惑,我似乎才真正能够在心理上独立,不再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交往做伴逛街的女友来填补内心的无助和不安全感。

话题扯开去就信马由缰,还是回到办公室,接着说来找我的谢秀儿吧!她在初中时候长得特别可人,就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面的甜甜(由演员金迪扮演)。部队大院的孩子不管在哪个城市,大部分都讲普通话的,我和谢秀儿因为在班里不说天津话,还被调皮男生觉得不肯随俗而起了外号,我是酸梨,谢秀儿是酸枣儿,于是,两个女孩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每次到她家,她母亲觉得我像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赶上饭口就留我吃饭,那是我见到的最好吃的饭菜了,跟现在在大餐馆的淮扬菜比不相上下。我第一次觉得,她妈除了穿着洋气,跟北方人对待孩子的态度很有差异,也不吝惜花两个女儿身上贴钱,给孩子买了手风琴和小提琴,两女儿并不珍视,也不下工夫好好学琴。她妈跟两个女儿处得很像好朋友,我亲眼所见,谢秀儿跟姐姐谢月儿吵架,要动了拳脚,她妈在一边也不劝架,该干什么

干什么。姐妹俩有时候像老师跟学生讲话一样命令她们的母亲,做妈妈的还总是乐呵呵。她妈给两个女儿买很多衣服,柜子里挂着各种式样的上海服装叫我大开眼界。在班里面,她穿戴就像小公主,别看学习不咋地,大家都羡慕这个部队大院女孩。她还跟北京文工团演话剧《万水千山》的女演员合过影,跟漂亮的穿军装女演员一起去水上公园游划船,被同学看见,回去班里一传开,连老师对她都刮目相看。

初中毕业,我上了区级重点高中,谢月儿勉

造化弄人

□惟诚

强够分数上质量最差的学校。后来,我当兵了,她却没能入伍,我们一直通信。她去北京看过我,打扮成日本电视剧里女演员的风格,很有小资派头儿。谢秀儿说她爸爸转业回了扬州,顾不上给她找武装部当兵,其实她特想去部队,满眼泪露出对我那身别着“三点红”军装的喜爱。说到这里,我就会想起自己当时高考失利,简直痛不欲生的惨状,那个在我眼里冷血的爸爸怕我想不开,动员我去了部队,他还真是下了工夫,还为了我在体检时紧张,心动过速不合格,最后还走了点后门儿才能够入伍。

我复员回天津后,谢秀儿知道我分配在儿童医院,很快找到我,她出落得亭亭玉立,我们俩开始找对象。我给她介绍过一个警察,交往了一阵子,因为警察没学历,被她母亲蛊惑以失败告终。后来,她分配在工厂当会计,嫁给一个学工科的大学生,结婚住在一室一厅的房子,生活平静甜蜜,再后来跟我失去联系20多年。

她这次来找我很突然,从见我那一刻嘴就不停地说,一改年轻时娇滴滴的语态。她告诉我她

爸刚刚去世,临终说最不放心的秀儿。她姐谢月儿嫁给当兵的熬成了军官,她最遗憾没跟我介绍给她的那警察结婚,现在,她的丈夫进了监狱,因为透支信用卡诈骗。她家至今还住结婚时的那间旧房子,她女儿今年高考,在市重点高中。临走时,她问我:“你说,我们那口子进了监狱,跟他离婚吗?”

我一时间脑袋发蒙,这还是少女时代一起玩大的谢秀儿吗?还是我心目中清秀甜美的小淑女吗?谈话中我又了解到,她和丈夫的工厂都不景气,丈夫早早下岗,以为用自己高智商可以拿信用卡搞鬼赚钱,结果锒铛入狱,谢秀儿提前退休,被人骗钱干物业,本来每月工资却只给了500元。我很认真地劝她:“都快50岁了,别离婚,多宽容丈夫,给他留点好印象,以后出来还是给发夫妻一起过。”她听了我的话,没有离婚。

后来,她又找我几次,在单位说起话没说完,直接影响工作。可我暗示她没用,她听不明白,无奈我只好下逐客令,她从没有因此生气。我建议她打电话联系吧,别总跑单位,她又开始煲电话粥,还总是打一下就关掉,等我打给她节省电话费。有时候与她通话,我听得睡着了,醒来却发现她还在那边絮叨。

有一回,她半夜12点打电话,我没好气儿地撇她。谢秀儿哭着说,昨天在食堂打饭,因为她嫌胖女人给菜太少,被卖菜的胖女人用铁勺子打了脑袋。她叫我给她出点主意,怎么对付胖女人才解气。听到这些,我自责不该撇她,开始心疼这个有些可怜的女人。不过,也只好安慰她,别跟胖女人硬干,我们在部队长大的孩子没有地方人伶牙俐齿,相对单纯些,忍了作罢,何况谢秀儿又是临时工。她听了我的话,倒是食堂里有个30多岁的小伙子总给她出气,没想到却总是被大家说出很难听的话,说她跟年轻厨子有一腿。谢秀儿一气之下离开了那个单位,重新去找工作。

谢秀儿最后一次来找我,坐在我对面又要长谈。她冷不丁问我:“你有情人吗?”我说:“没有,干嘛问我这个?”她有点半真半假,半开玩笑地

说:“干脆,你帮我找个男人吧!我的钱太少,还要养孩子,多老的男人都行,你爸爸干休所的老头儿有吗?七八十岁也凑合,老头死了,房子就归我了。”我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她还问我:“你在医院工作,你说,找男人会不会得艾滋病啊?我有点害怕,那也要找,只要他能帮我。还有,一定要帮我再找工作,我45岁就退休,一个月只有1200元,实在太少了。我有会计上岗证,找不到合适的活儿就干点洗碗、洗菜的粗活也可以。”说完,她从书包里拿出一把雨伞和一串陶瓷手链给我,算是求我办事。

我真是头大了,跟她说什么好呢?这个心直口快的善良女人,我曾经的好朋友……我说:“你丈夫在监狱,找个男人帮你不为过,干嘛找干休所老头子,原来打工那厨子不是对你很好吗?”谢秀儿一撇嘴说:“他初中毕业呀!我怎么能见上个初中毕业的厨子?有机会你帮我找找那个警察怎么样,我俩谈过恋爱,也许他还对我有意思。”我真是没脾气了,立刻跟她岔开话题,站起身说:“马上下班,到附近请你吃晚饭吧!”她一听,拼命地摇头,说不要去吃外面饭,她去沟沟,固执地非要到我家去认门儿,想去看看我家啥样。今晚就睡哪儿了,估计她得说到半夜,我硬着头皮答应了,说:“一会儿我老公来接我,跟我一起回家吧。”她听我还买了车,感到很惊讶。

下班时,她上了我家的汽车,一路上跟我家那位像老头人一样聊了起来,其实他们是第一次见面。车上半导体的说晚上会有暴雨,我和老公都劝她,还是送她回家吧,不然晚上道路难走。她善解人意地下了车,说自行车存在了我们单位,要骑回家,过些日子你一来找我,去我家看看到底啥样。我说,下周我要出门半个月,先别来。她立刻问我:“上哪儿?是去旅游吗?”我告诉她要去旅游,本想告诉她去美国,想到她听完也许又要惊涛万状,立刻说:“去云南。”

谢秀儿下车之前冲着老公笑笑说:“她从小没妈,现在你们混得这么有钱,一定要惜福啊!知足者常乐!”看着她略微驼背的影子,我有点骨瘦如柴,眼窝潮湿,她竟然把我当成了有钱人,多荒唐啊!那天我收下了她的礼物,临走给她200块钱,让她给孩子买点东西,谢秀儿推让半天也不要,硬是把钱扔在地上,跑走了。